

社區工作的根本-人與環境的連結與互動

郭柏亨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Okanagan

Master of Social Work

2017年10月14日

ph.kuo5@gmail.com

Introduction

遷移是現代社會中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鄉村都市間、不同城市間及跨國家間。每個人的遷移都有不同的原因與動機，自願、半自願或被動的在推力與拉力間摸索平衡。就像飛機每一趟的降落、火車與巴士每一站的停靠，乘客們帶著不同的心情與身份或長或短的停留在腳下那塊土地。

加拿大-一個以移民為主要人口組成的國家，為了讓多元背景的人民能真正的以加拿大人的身份認同住在這塊土地上，安頓服務廣泛的協助移民們能適應並扎根。

本文從加拿大卑詩省的移民安頓服務經驗，思考建立歸屬感及認同感的要素，並從中反思人與土地連結的重要性。

Literature Review

1 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1.1 「根」的概念

1.1.1 以居住地為焦點

「地方」與「家」的概念與「地理位置及特定的空間」具有相當的關聯性，Manzo 在文獻分析所引用的參考資料中提到- 「家」通常是比喻一個「人與地方的關係」的空間；「在家感(at-homeness)」是一種人們通常不會注意到、感覺舒服且熟悉、每天住在裡面或每天都去拜訪的日常。發展「在家感」的要素包含生根、欣賞感激、擁有感及掌控感，以及再生、放鬆和溫暖感。

除了以一個特定的空間去理解家，我們也能以文化人類學及地理學的概念去詮釋游牧生活和不斷遷徙的人們對家的概念，例如中東的貝督因人在沙漠中游牧，

居住在容易收起及搭設的帳篷，方便他們遷移及在每個停留的地點建設他們的家。

Manzo 的文中引用 Rajchman 的一段話擴展人們對家 - 一個地點的情感連結的概念，『當我們不再執著於相信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生根在地上的，我們就能將未生根在特定地點的狀態視為一種自由，而不是焦慮或絕望』。

1.1.2 更廣泛的概念

我們知道人們能在不同的地點經驗到溫暖和歸屬感，地方現象學的理论把「在家感」的概念擴大到不只侷限於居住地點，同時包含人們對於地點的過去經驗和記憶，並發展出「圈內人(insideness)、圈外人(outsideness)」和「歸屬感(belongingness)、異化感(alienation)」的概念。

1.1.3 有意義的地點

一個地點可以發展出不同的意義，人能對一個地點發展出依附感、地點也能影響一個人的身份認同。除了平時人們所居住的家這個空間之外，其他地點也能夠豐富生活及自我意識。

許多研究針對「人們對同一個地點所擁有的共同意義」是如何讓一個地點發展成指標性地點做討論，例如青少年聚集的休閒活動中心、各文化種族背景人們所聚集的地點。同時也有許多研究討論到「戶外活動如何讓地點變得有意義」，例如營地對一群喜愛露營的營友的意義、接觸大自然的經驗如何完整一個人的自我意識。社區中的公共地點也有可能是人們生活中有意義或重要地點，例如廣場或社區活動中心這類社會文化或政治相關的地點，這類的地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個人同時也是文化層級的地點，而這個地點是人們不會想去傷害且不願被改變的。

現象學家們提到，不只是一個地點本身對人們的重要性及意義性，人們與該地點相關的過往經驗同時也讓該地點具意義性，通常一個地點會變得有意義，都是因為在那個地點發生有意義的人生經驗。例如一個人人生重大事件的發生地點(受獎)、一個能連結到過去的地點(母校)、一個人們感覺被接納且能自由做自己的地點(特別是少數或弱勢群體-我這類的人 my kind of people)。

人們若對一個地點有負面的經驗或回憶，則會選擇性的與該地點不再有連結，例如很厭惡自己的童年，則可能會避開所有會勾起童年回憶的地點。但也有人就算對某個地點有負面回憶，他們還是肯定該經驗的價值及從中的成長，例如發生車禍後經歷一段辛苦的日子，生活重新上軌道後，還是肯定該段辛苦的過往所帶來的成長。同一個地點也可以透過發生多次不同的經驗後，發展出多層次的意義或不同於過往的記憶，例如一個社區中的公園可能是自己兒時遊戲的地點，同時也是自己帶自己的孩子去遊戲的地點。

2 社區感 (Sense of Community)

社區的定義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地理空間的概念，另一個是關於情感連結。

McMillan 和 Chavis 的研究中列出建構社區感的四項要件，成員(membership)、影響(influence)、融入和滿足需求(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共同的情感連結(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s)。McMillan 提到「社區感」是成員有歸屬感，覺得自己對他人及在

該團體中是有意義有影響力的，並相信成員們的需求能透過成員們承諾會在一起而被滿足 (sense of community is a feeling that members have of belonging, a feeling that members matter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 group, and a shared faith that member's needs will be met through their commitment to be together)。

2.1 成員(membership)

成員(membership)的意思就是一個人投注了心力成為了成員，也因此擁有歸屬的權利，是一種歸屬感和成為團體的其中之一的感覺。要成為「成員」有五個要素如下。

2.1.1 界線(boundaries)

「界線」劃分出誰是屬於團體的一部分而誰不是，「界線」的存在能滿足成員情感安全感(emotional safety)的需求，並發展親密感(intimacy)。一個團體經常使用語言、裝扮、儀式來劃分界線，人們也利用這個界線所製造出的屏障來保護並對抗外在威脅，而界線也有可能很細微，外人不一定看得出來。

2.1.2 情感安全(emotional safety)

是安全感的其中之一，意指團體成員間發展出安全的依戀關係，相互信任且互相支持，其中藉由界線所劃分出的成員資格，提供了能維持團體親密感的結構及安全。除了情感上的安全感之外，還有例如幫派提供了人身安全感，或合作社能增進經濟安全感。

2.1.3 歸屬感和認同感(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

「歸屬感」在這邊是為一個人能融入某個團體且在團體中有自己的位子，感覺到自己被團體接納，並願意為團體犧牲。「認同感」就例如一個人有「這是我的團體」、「我是這個團體的一份子」的概念。

2.1.4 個人心力投注(personal investment)

當投注了心力成為會員，一個人會覺得自己掙得了在團體中的位子，也因此讓這個會員的資格變得更有意義且更有價值。「個人心力投注」在發展情感的連結上是很重要的，例如對家的擁有感。

2.1.5 共同象徵符號的系統(common symbol system)

象徵符號由使用的人賦予其價值和意義，可以有效的維持團體的界線。要讓社會上充滿異質性的人們相融合，社區團體必須擁有共同象徵符號的系統，例如儀式、節日、服裝、語言，如同「界線」用以劃分成員及非成員。象徵符號對於一個鄰里而言，可以是該地區的命名、地標、標誌或建築風格，以一個國家來看，則例如節日、國旗及語言等。

2.2 影響(influence)

成員與社區團體之間是互相影響的，人們會較為傾向投入於一個能感覺到自己是較具有影響力的社區群體；而團體凝聚力則取決於一個團體對成員的影響力，每個成員要一致同意該團體的價值觀以發展凝聚力。一致性和社區團體對成員的影響力代表了一個團體黏著性的強度，團體成員一致性的行為反應，能同時認證成員的資格，並創造及鞏固團體規範。

文獻回顧中指出，團體中較具有影響力的成員，通常都是知道他人的需求、價值和意見的重要性的人，而那些推促以影響團體、支配他人、忽視他人的期待及意見的人，是最不具影響力的人。

2.3 融入和滿足需求(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

對於一個強大社區而言是最主要的功能。能有效的鞏固凝聚社區團體的變項包括身為成員的狀態(status of being a member)、團體的成功、其他成員的能力(人們較容易被那些能力及技術有益於他們的人吸引)。

共同價值觀(shared values)在團體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人們的文化及家庭背景奠定了個人的價值觀，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人們在個人需求、優先排序及目標上會相類似，也因此人們會認為若加入有共同價值觀的團體，則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而共同價值觀也助於建構社區團體凝聚力。具有社區感的團體會致力於找到能滿足他人需求並同時也滿足自己的需求的方法。

2.4 共同的情感連結(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s)

是以「共享歷史」為基礎，團體成員並不一定要共同經歷事件，但必須要能辨識並認同該事件。成員共同參與某事件時，不同的互動情況能促進或抑制社區團體的凝聚力。

七個建立共同情感連結的要件如下，

2.4.1 接觸假設(contact hypothesis)

能用來消弭團體內的衝突。在一個適當情境下的人際互動是最有效能消除主流群體跟少數群體間的偏見的方法，雙方有機會溝通則能夠互相理解並感謝對方不同的觀點進而消除偏見。然而若雙方接觸的過程是不舒服且焦慮的，例如相互侮

辱、排斥、爭論或發生肢體衝突，則是個失敗的接觸。一個有效的「接觸」包含的要素有團體間相互平等、有共同目標、團體內的合作、有外部資源(如權威人士或團體、法律、習俗)、個人互動(非正式的如生活上)。互動的人數越多，人們越有可能變得更緊密。

2.4.2 互動的品質(quality of interaction)

互動經驗及關係建立的越正向，人們能黏著得越緊密，進而促進團體凝聚力。

2.4.3 結束事件(closure to events)

若行動及影響是模糊不清的且社區團體的任務一直沒有解決，則會抑制團體凝聚力的發展。

2.4.4 共有具價值事件假設(shared valent event hypothesis)

一群人共同經歷的事件越重大，該社群則能黏著的越緊密。例如一群人共同走過重大危機，則能發展出極強的紐帶(bond)。

2.4.5 投注心力(investment)

能決定一個人在社區歷史及其地位的重要性，例如那些投注金錢與時間在鄰里中的屋主，對社區中發生的事件會有更深的感受，或付出越多時間與精神在組織中的人，對組織越有感情。「親密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投注心力」。

2.4.6 榮譽與羞辱對社區成員的影響(effect of honor and humiliation on community members)

社區團體的存在所帶來的是正向或負向的回饋，會影響該社區團體是否吸引成員。

2.4.7 精神黏著(spiritual bond)

社區團體經驗的精神連結，通常主要與宗教或信仰的宗旨相關。「精神黏著」並不容易解釋，大致上是一種該群體成員能夠理解的抽象概念，並反映在例如音樂、舞蹈、食物、語言上，且只有真心認同該社群的成員能理解。

一個強大的社區是成員間能有正向的互動、共同參與重要事件、用正向的方法解決問題、適時表揚肯定成員、提供投注心力於社區的機會、並且成員間能有精神上的連結。

Theory Application Example

1 MOSAIC 的新移民服務(Newcomer Services at MOSAIC)

1.1 MOSAIC(Multi-lingual Orientation Service Association for Immigrant Communities)

1.1.1 機構宗旨：增權新移民，以使新移民能充分參與加拿大的社會。

1.1.2 機構目標：提供各式服務、參與社區營造，並倡導促進新移民及難民能有意義的參與加拿大的社會。

1.2 理論應用分析

1.2.1 新移民背景分析

1.2.1.1 居住環境：不記得地址、不清楚方向、不熟悉店家、不知道交通

1.2.1.2 社交聯結：缺乏在地親友、故鄉親友不了解情況、找不到人陪伴、沒有談心對象

1.2.1.3 文化差異：商品都很陌生、購物流程也很陌生、連如何打招呼都不知道也不習慣

1.2.1.4 硬體環境：不清楚法規、不了解資源(營利、非營利、醫療、警政)、語言溝通不良

1.2.2 新移民困境分析

1.2.2.1 定居/遷移(Implacement/Displacement)：新移民對新環境缺乏情感黏著或有意義的過去經驗，所以得從頭開始堅立地方感及依附感，例如在新家慶祝生日、親友聚餐等，慢慢累積新經驗來讓新家變得有故事、有回憶。剛搬到新地點，新移民對新家尚未發展出擁有感，家的格局、傢俱等都是新的，得重新建立新的日常生活來發展家的歸屬感。

1.2.2.2 成員(Membership)：搬入一個新社區、新城市，新移民還不清楚當地人的處事風格、待人方式、社會規範、團體規範，新移民在這個地方還在團體的界線外算是一個異類外來者，原本的居民跟他們不熟悉也還沒接納新移民為團體的一員，新移民得增加與原本居民的交流，認識了解當地文化，慢慢進入團體內以被認可為成員，進而對新環境發展出認同感及情感黏著。

1.2.2.3 共同的情感連結(Share emotional connection)：新移民不清楚也沒有參與到當地居民過去經歷的共同事件，也還沒有對當地社區的經營投注心力過，新移民得從參與共同活動或公共事務開始慢慢與當地社區建立革命情感。

1.2.2.4 融入和滿足需求(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新移民搬入新環境還不清楚是否這個環境真的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原本居民也不清楚新移民是

否能對社區有所貢獻，還是互相帶來負面影響，新移民可能對新社區新團體展現長處，讓原居民認識新移民是能帶來貢獻，而非只是來利用他們的資源的，藉此建立互相回饋的正向循環來發展社區黏著。

1.3 安居方案(settlement program)中社區融入的例子

1.3.1 文化融入方案(cultural connections social mentoring program)

與媒合志工一對一每週會面一次，每次約2小時左右，為期三個月。每次會面可以自己與志工討論一起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到對方家裡過節日、烹煮代表各自文化的食物、一同參與社區活動(共同情感連結-接觸假設)。或也可做一個階段性計劃以融入當地，例如設定一個自己買咖啡的目標，第一次會面由志工陪同去平時不會去的咖啡廳喝咖啡(有意義的經驗)，第二次由志工陪同點咖啡，第三次則自己點咖啡(共同符號系統)，熟悉環境後之後甚至可自行帶家人朋友前往(成員)。

1.3.2 定期團體

長者團體，以英語課為名，讓長者同時學英文、交朋友、擴大社交圈、並獲取新知。英語課內容生活化，並帶入當地文化及時事(共同符號系統、共同價值觀)；定期辦理有提供翻譯的工作坊，邀請當地不同類型機構人員演講，提供新知也讓長者覺得與當地社區機構有連結(接觸假設)；定期辦理出遊，讓長者在感到安全的情況下去探索不在熟悉的生活圈中的新地點(接觸假設、有意義的經驗)；定期團體也成為長者的支持團體(個人心力投注、歸屬感和認同感)。

1.3.3 特殊活動

辦理大型活動，讓不同族群有機會接觸交流，互相認識也交新朋友(接觸假設、有意義的經驗)。例如國際跨文化節日慶祝活動，有華人、阿富汗、伊朗、韓國、印度、加拿大原住民，分別上台表演舞蹈、歌唱、擊鼓，現場並有各文化的活動攤位、如中國水墨、韓國書法、波斯硬筆書法、原住民編織等讓大家體驗。

協助青少年新移民認識社區的活動(接觸假設、共同符號象徵、有意義的經驗)，在主要城區跑關，認識當地街道與資源，例如圖書館、社區大學、劇場、美術館，甚至一些較不安全的區域，也藉機讓青少年在有專業人員陪同的情況下親歷危險區域，以滿足青少年的好奇心也同時讓他們知道為何要求他們不要在該區域逗留。

2 應用於其他服務對象族群例子

2.1 老人搬入長照機構：隱私和佈置(掌控感)、參與機構內活動(心力投注、有意義的經驗、接觸假設-----認識共同符號象徵、共同價值觀-----進入界線內贏得成員認可)、認識社區環境

2.2 發展障礙成人社區型照護：個人空間、走入社區

2.3 青少年：社區綠手指(心力投注、有意義的經驗)

結語

透過 Manzo 以及 McMillan 和 Chavis 的研究可以了解到發展「社區感」和「地方感」的要素，以該理論要素為基礎，實務工作者能發展出有效的社區方案來協助不同的族群，讓人們能紮根於所居住的土地，不只是身體待在該地方，心靈上能同時感到安全並認同所居住的環境，進而願意為所認同的社區盡心力。

參考資料

- Brandburg, G. (2007). Making the transition to nursing home life: a framework to help older adults adapt to the long-term car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Nursing, 33(6)*, 50-56.
- Falk, H., Wijk, H., Persson, L., & Falk, K. (2012). A sense of home in residential car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 27*, 999-1009.
- Hawkins, R. L., & Maurar, K. (2012). Unravelling Social Capital: Disentangling a Concept for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2*, 353-370.
- Hole, R., Robinson, C. A., Stainton, T., Lige, S., & Crawford C. (2015). Home sharing and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2(4)*, 279-287.
- Manzo, L. C. (2005). For Better or Worse: Explori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lace Mean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 27-86.
- McMillian, D. W., & Chavis, D. 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 6-23.
- Määttä T., Tervo-Määttä T., Taanila A., Kaski M., & Iivanainen M. (2006). Mental Health, Behaviour and Intellectual Abilities of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Down Syndrome Research and Practice, 11(1)*, 37-43.
- Trembath, D., Balandin, S., Stancliffe, R. J., & Togher, L. (2010).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7(4)*, 235-238.